陽明先生道學鈔

先生雜著書卷之二

○○○諫迎佛疏

臣自七月以來，竊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羣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羣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 陛下之有所拂而

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唯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　陛下好佛
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
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
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　宗社之
福哉臣請爲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　陛下聰
明聖智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
值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
御　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

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　陛下聽之以爲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心於遊觀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清心絶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

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 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遥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迹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

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諛言以佞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

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爲御王良爲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特亦可以導羣品之嚚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

之臣亦初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

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若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爲而天下各得其所唯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

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固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者[illegible][illegible]效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

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爲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爲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

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遥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縻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歴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爲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已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

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唯　陛下留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寄楊邃庵閣老

嘗聞之昔古之君子之葬其親也必求名世大賢君子之言以圖其不朽然而大賢君子之生不數數於世固有世有其人而不獲同其時者矣又有同其時而限於勢分無由自通於門牆之下者矣則夫圖不朽於斯人者不亦難乎痛惟先君宅心制行庶亦無媿於古人雖已忝在公卿之後而遭時未久志未大行道未大明取嫉權奸斂德而歸今則復長已矣不孝孤將以

是歲之冬舉葬事圖所以爲不朽者惟基石之誌爲重伏惟明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言論政烈儀刑百辟求之昔人蓋歐陽文忠范文正韓魏公其人也所謂名世之大賢君子非明公其誰歟不幸而生不同時也則亦已矣幸而猶及在後進之末雖明公固所不屑揮之門牆之外猶將冒昧强顏而入況先君素辱知與不肖孤又嘗在屬吏之末受教受恩懷知己之感有道誼骨肉之愛邇者又嘗辱使臨吊寵之以文詞

惻然惻念其遺孤而不忍遽棄遺之者是以忘其不孝之罪犯僭踰之戮而輒敢以誌爲請伏惟明公休休容物篤厚舊故甄陶一世之士而各欲成其名收錄小大之才而惟恐沒其善則如先君之素受知愛者其忍靳一言之惠而使之泯然無聞於世耶不腆先人之幣敢以陸司業之狀先於將命者惟明公特垂哀矜生死受賜世世子孫捐軀殞命未足以爲報也不勝惶悚顛越之至荒迷無次

○○○寄楊邃庵

自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夫忻忻然動顏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深憂以爲猶甚難也亭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無可以望者則明公雖欲逃避乎此將亦有所不能然而萬斛之舵操之非一手則緩急折旋豈能盡如己意臨事不得專操舟之權而債事乃與同覆舟之罪此鄙生之所謂難也夫不專其權而漫同其罪則莫若預逃其任然在明公亦既不

能逃矣逃之不能專又不得則莫若求避其罪然在明公亦終不得避矣天下之事果遂卒無所為與夫唯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患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萬斛之舭平時從而爭操之者以利存焉一旦風濤顛沛變起不測衆方皇惑震喪救死不遑而誰復與爭操乎於是起而專之衆將恃以無恐而事因以濟苟亦從而委靡焉固淪胥以溺

矣故曰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者此也古之君子洞物情之向背而握其機察陰陽之消長以乘其運是以動必有成而吉無不利伊旦之於商周是矣其在漢唐蓋亦庶幾乎此者雖其學術有所不逮然亦足以定國本而安社稷則亦斷非後世偷生苟免者之所能也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

猶倒持太阿而授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唯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

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豈君子之得已哉、既當其任、知天下之禍、將終不能免也、則身任之而巳、身任之、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百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巳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唯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某受知門下、不能効一得之愚以為報、獻其芹曝、伏唯鑒恍悃、而憫其所不逮、幸甚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靦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

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
若猶眷顧　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授
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遂初心則臨難之義
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
於事定之餘興言及此中心愴而

〇〇〇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爲、大抵能絜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布政司即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巽、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繳

○優奬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議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淸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是亦有司者之恥也、爲此牌仰贛州官吏、卽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

一仰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内以見本院優恤獎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況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幷措送過繳牌

〇〇〇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兗

據南康府儒學申、看得教授蔡宗兗、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況職主白鹿、當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興掛冠之請、似違奉檄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仍與修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儒之意、繳

褒崇陸氏子孫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爲吾道之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具依准繳

○○○牌行南雄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冒賞淸介自持賢勞茂著郡屬之中實爲翹然今不幸病故使人檢其行橐蕭然無以爲歸殯之資殊可傷悼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殯殮之例况洞從征惡冦跋涉險阻衝冐瘴毒又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畧無所辨也爲此牌仰本府官吏卽於庫貯無礙官錢內

給與水夫二名棺殮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仰保昌縣官吏即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悞

先生安得不福延孫子乎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

古之仕者將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將以利其身將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險夷得喪動其心而唯道之行否為欣戚利其身故懷土偷安見利而趨見難而懼非古今之性爾殊也其所以養於平日者之不同而觀夫天下者之達與不達耳吾邑黃君敬夫以刑部員外郎擢廣西按察僉事廣西天下之西南徼也地卑濕而土踈薄接境於諸島蠻夷瘴癘欝蒸之氣朝夕瀰茫不常

睹日月山獞海獠非時竊發鳥妖蛇毒之患在在而有固今仕者之所懼而避焉者也然于以爲中原固天下之樂土人之所趨而聚居者然中原之民至今不加多而嶺廣之民至今不加少何哉中原之民其始非必盡皆中原者也固有從嶺廣而遷居之者矣嶺廣之民其始非必盡皆嶺廣者也固有從中原而遷居之者矣久而安焉習而便焉父兄宗族之所居親戚墳墓之所在自不能一日捨此而他也古之君子唯

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其視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夷之異趨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爲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

憲臺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爲父兄以我爲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爲懼而避之邪敬夫吾邑之英也幼居于鄉鄉之人無不敬愛長徙於南畿之六合六合之人敬而愛之猶吾鄉也及舉進士宰新鄭新鄭之民曰吾父兄也入爲冬官主事由治水於山東改秋官主事擢員外郎僚寀曰吾兄弟也蓋自居於鄉以至於今經歷且十餘地而人之敬愛之如一日君亦自爲童子以至於爲今官經歷且

八九職而其所以待人愛衆者恒如一家今之擢廣西也人咸以君之賢宜需用於內不當任遠地君曰吾即不賢使或賢也乃所以宜於遠地嗚呼君君者可不謂之志於行道素養達觀而有古人之風也與夫志於爲利雖欲其政之善不可得也志於行道雖欲其政之不善亦不可得也以君之所志雖未有所見吾猶信其能也況其赫燁之聲奇偉之績久孰於人人之耳目則吾於君之行也頌其所難而易者見矣

○○○書張思欽卷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爲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爲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爲賢人也則其父

為賢人之父矣子為聖人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其與託之於人之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為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為子邪抑亦以他人為之銘邪思欽慼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

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
幾其不朽之圖矣

○○○羅履素詩集序

履素先生詩一帙、爲篇二百有奇、浙大參羅公某、以授陽明子某、而告之曰、是吾祖之作也、今詩文之傳、皆其崇高顯赫者也、吾祖隱於草野、其所存、要無愧於古人、然世未有知之者、而所爲詩文、又皆淪落、止是、某將梓而傳焉、懼人之以我爲僭也、吾子以爲奚若、某曰、無傷也、孝子仁孫之於其父祖、雖其服玩嗜好之微、猶將謹守而弗忍廢、況乎詩文、其精神心術之所寓、有

足以發聞於後者哉夫先祖有美而弗傳是弗仁也夫孰得而議之蓋昔者夫子之取於詩也非必其皆有聞於天下彰彰然明著者而後取之滄浪之歌採之孺子萍實之謠得諸兒童夫固若是其寬博也然至於今其傳者不過數語而止則亦豈必其多之貴哉今詩文之傳則誠富矣使有刪述者而去取之其合於道也能幾履素之作吾誠不足以知之顧亦豈無一言之合於道乎夫有一言之合於道是其於世也亦

有一言之訓矣又況其不止於是也而又奚為其不可以傳哉吾觀大參公之治吾浙寬而不縱仁而有勇溫文蘊藉居然稠衆之中固疑其先必有以開之者乃今觀履素之作而後知其所從來者之遠也世之君子苟未知大參公之所自吾請觀於履素之作苟未知履素之賢吾請觀於大參公之賢無疑矣然則是集也固羅氏之文獻繫焉其又可以無傳乎哉大參公起拜曰其固所以爲羅氏之書也請遂以吾子之

言序之大參公名鑒字某由進士累今官有厚德長才向用未艾大參之父某亦起家進士而以文學政事顯羅氏之文獻於此益爲有證云

○兩浙觀風詩序

兩浙觀風詩者、浙之士夫爲僉憲陳公而作也、古者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則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其後巡狩廢而陳詩亡、春秋之時、列國之君大夫相與盟會問遺、猶各賦詩以言己志而相祝頌、今觀風之作、蓋亦祝頌意也、王者之巡狩、不獨陳詩觀風而已、其始至方岳之下、則望秩於山川、朝見玆土之諸侯同律曆禮樂制度衣服納價以觀民之好惡、就見百年者而

問得失、賞有功、罰有罪、蓋所以布王政而與治功、其事亦大矣哉、漢之直指循行、唐宋之觀察廉訪採訪之屬、及今之按察、雖皆謂之觀風、而其實代天子以行巡狩之事、故觀風、王者事也、陳公起家名進士、自秋官郎擢僉浙臬、執操縱予奪生死榮辱之柄、而代天子觀風於一方、其亦榮且重哉、吁、亦難矣、公之始至吾浙、適歲之旱、民不聊生、饑者仰而待哺、懸者呼而望解、病者、鬱者、愁不得其平者、鳴。弱者、强者、嚇者、嚙者、

[illegible]而孽者狡而竊者。乘間投隙。沓至而環起。當是之時。而公無以處之。吾見其危且殆也。賴公之才明知神武。不震不激。撫柔摩厲。以克有濟。期月之間。而饑者飽。懸者解。呻者歌。怨者樂。不平者申。蹶者起。嚙者馴。孽者順。竊者靖。滌蕩剖刷。而幸以無事。於是乎修廢舉墜。問民之疾苦而休息之。勞農勸學。以興教化。然後上會稽。登天姥。入鴈蕩。陟金娥。覽觀江山之形勝。慨然太息。弔子胥之忠誼。禮嚴光之高節。希遐蹤於隆

靡杷流風於彷彿固亦大丈夫得志行道之一樂哉然公之始其憂民之憂也亦既無所不至矣公唯憂民之憂是以民亦樂公之樂而相與歡欣鼓舞以頌公德然則今日觀風之作豈獨見吾人之厚公抑以見公之厚於吾人也雖然公之憂民之憂其惠澤則既無日而可忘矣民之樂公之樂其愛慕亦既與日而俱深矣以公之才器　天子其能久容於外乎則公固有時而去也然則其可樂者能幾而可憂者終誰任

之則夫今日觀風之作又不徒以頌公之厚於吾人將遂因公而致望於繼公者亦如公焉則公雖去而所以憂其民者尚亦永有所託而因以不墜也

○○山東鄉試錄序

山東、古齊魯宋衛之地、而吾夫子之鄉也嘗讀夫子家語、其門人高弟、大抵皆出於齊魯宋衛之間、固願一至其地、以觀其山川之靈秀奇特、將必有如古人者生其間、而吾無從得之也、今年為弘治甲子、天下當復大比、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僴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故事、司考校者、唯務得人、初不限以職任、其後三四十年來、始皆一用學職、遂致應名取具、事歸

外簾而糊名易書之意微自頃言者頗以爲不便大臣上其議 天子曰然其如故事於是聘禮考校盡如 國初之舊而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又況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與雖然亦竊有大懼焉夫委重於考校將以求才也求才而心有不盡是不忠也心之盡矣而眞才之弗得是弗明也不忠之責吾知

蠹吾心爾矣、不明之罪、吾終且奈何哉、葢昔者
夫子之時、及門之士、葢三千矣、身通六藝者七
十餘人、其尤卓然而顯者、德行言語、則有顏閔
予賜之徒、政事文學、則有由求游夏之屬、今所
取士、其始拔自提學副使陳某者、葢三千有奇、
而得千有四百、既而試之、得七十有五人焉、嗚
呼、是三千有奇者、其皆夫子鄉人之後進、而獲
游於門牆者乎、是七十有五人者、其皆身通六
藝者乎、夫今之山東、猶古之山東也、雖今之不

逮於古、顧亦寧無一二人如昔賢者、而今之所取、苟不與焉、豈非司考校者不明之罪與、雖然、其於諸士亦願有言者、夫有其人而弗取、是誠司考校者不明之罪矣、司考校者以是求之、以是取之、而諸士之中、苟無其人焉以應其求、以不負其所取、是亦諸士者之恥也、雖然、予豈敢謂果無其人哉、夫予嘗曰、會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夫爲夫子之鄉人、苟未能如昔人焉、而不恥、不

若又不知所以自勉是自暴自棄也其名曰不肖夫不肖之與不明其相去何遠乎然則司考校者之與諸士亦均有責焉耳矣嗟夫司考校者之責自今不能以無懼而不可以有為矣若夫諸士之責其不能者猶可以自勉而又懼其或以自畫也諸士無亦曰吾其勗哉無使司考校者終不免於不明也斯無無愧於是舉無愧於夫子之鄉人也矣

○○問老佛爲天下害已非一日天下之訟言攻之者亦非一人而卒不能去豈其道之不可去邪抑去之而不得其道邪將遂不去其亦不足以爲天下之患邪夫今之所謂佛老者鄙穢淺劣其妄初非難見而程子乃謂比之楊墨尤爲近理豈其始固自有說而今之所習者又其糟粕之餘與佛氏之傳經傳無所考至於老子則孔子所從問禮者也孔子與之同時未嘗一言其

非而後世乃排之不置此又何與夫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則誠非道矣比後世貪冒無耻放利而行者不有間乎而孟子以爲無父無君至比於禽獸然則韓愈以爲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者其將何所比乎抑不知今之時而爲兼愛爲我其亦在所闢乎抑將在所取乎今之時不見有所謂楊墨者則其患止於佛老矣不知佛老之外尚有可患者乎夫言其是而不知其所以是

議其非而不識其所以非同然一辭而以和於人者吾甚耻之故願諸君之深辯之也

天下之道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二焉者道之不明也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嗚呼道一也而人有智愚賢不肖之異焉此所以有過與不及之弊而異端之所由起與然則天下之[illegible]與異端亦先明吾夫子

之道而已耳夫子之道明彼將不攻而自破不然我以彼爲異端彼亦以我爲異端譬之穴中之鬭鼠是非孰從而辯之今夫吾夫子之道始之爲存養慎獨之微而終之以化育參贊之大行之於日用常行之間而達之於天下國家之遠人不得焉不可以爲人而物不得焉不可以爲物猶之水火菽帛不可一日缺焉者然而異端者乃至與之抗立而爲三則亦道之不明者之罪矣道之不明苟不過焉即不及焉過與不

及皆不得夫中者也則亦異端而已矣而何以攻彼爲哉今夫二氏之說其始亦非欲以亂天下也而卒以亂天下則是爲之徒者之罪也夫子之道其始固欲以治天下也而未免於二氏之惑則亦爲之徒者之罪也何以言之佛氏吾不得而知矣至於老子則以知禮聞而吾夫子所嘗問禮則其爲人亦非庸下者其修身養性以求合於道初豈甚乖於夫子乎居其實而去其名歛其器而示之不用置其心於無所計較

之地而亦不以天下之較計動其心此其爲念固亦非有害於天下者而亦豈知其弊之一至於此乎今夫子之道過者可以俯而就不肖者可以企而及是誠行之萬世而無弊矣然而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莊周之後有荀況荀況之後爲李斯蓋亦不能以無弊則亦豈吾夫子之道使然也故夫善學之則雖老氏之說無益於天下而亦可以無害於天下不善學之則雖吾夫子之道而亦不能以無弊也

今夫天下之患莫大於貪鄙以爲同冐進而無恥貪鄙以爲同者曰吾夫子固無可無不可也冐進而無恥者曰吾夫子固汲汲於行道也嗟乎吾以吾夫子之道以爲奸（刺骨）則彼亦以其師之說而爲奸顧亦奚爲其不可哉今之二氏之徒苦空其行而虛幻其說者既已不得其原矣然彼以其苦空而吾以其貪鄙彼以其虛幻而吾以其冐進如是攻焉彼既有所辭矣而何以服其心乎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

慝矣今亦望望然自攻其弊以求明吾夫子之道而徒以攻二氏爲心亦見其不知本也執事以攻二氏爲問而生切切於自攻夫豈不驗執事之旨哉春秋之道責已嚴而待人恕吾夫子之訓先自治而後治人也若夫二氏與楊墨之非則孟子闢之於前韓歐朱子闢之於後而豈復俟予言乎哉

問古人之言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諸君皆志尹學顏者、請遂以二賢之事而質之、夫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也固將終身爾矣、湯之聘幣三往、而始幡然以起是豈苟焉者、而後世至以為割烹要湯、斯固孟子已有明辯、至於桀則固未嘗以幣聘尹也、而自往就之、至三至五、昔人謂其急於生人、而欲速其功也果爾、其不類於、以割烹要之乎、顏淵之

學於孔子也其詳且要無有過於四勿之訓茲四言者今之初學之士皆自以爲能知而孔子之徒以千數其最下者宜其猶愈於今之人也何獨唯顏子而後可以與此乎至於簞瓢陋巷而不改其樂此又孔子之所深嘉屢歎而稱以爲賢者而昔之人乃以爲哲人之細事將無類於今之初學自謂能知四勿之訓者乎夫尹也以湯之聖則三聘而始往以桀之虐則五就而

不辭顏之四勿、孔門之徒所未聞、而今之初學自以為能識簞瓢之樂、孔子以為難而昔人以為易、茲豈無其說乎、不然則伊尹之志荒、而顏子之學淺矣

求古人之志者、必先自求其志、而後能辯其出處之是非、論古人之學者、必先自論其學、而後能識其造詣之深淺、此伊尹之志顏子之學、所以未易窺測也、嘗觀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固將終其身於畎畝、雖祿之以天下

有弗顧者，及感成湯三聘之勤，而始幡然以起，是誠不易矣，而戰國之士，猶以爲割烹要湯，向非孟氏之辯，則千載而下，孰從而知其說之妄乎。至於五就桀之說，則尚有可疑者，孟子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夫尹以庶人而往役於桀可也，以行道而往，就於桀不可也，尹於成湯之聖，猶必待其三聘者，以其身不可辱，而道不可枉也，使尹不俟桀之聘而自往，則其辱身枉道也甚矣，而何以爲伊尹乎，使尹之心，以爲湯雖

聖臣也桀雖虐君也而就之則旣以爲君矣又何從而伐之乎桀之暴虐天下無不知者彼置成湯之聖而不用尚何有於伊尹使尹不知而就之是不智也知而就之是不明也就而復伐之是不忠也三者無一可而謂伊尹爲之乎柳宗元以爲伊尹之五就桀是大人之欲速其功且曰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大於五就桀蘇子瞻譏之以爲宗元欲以此自解其從叔文之非可謂得其心乎然五就之

說孟子亦嘗言之而說者以爲尹之就桀湯進之也則尹唯知以湯之心爲心而已是在聖人必自有處而愚則以爲雖誠有之亦孟子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耳不然吾未見其不爲反覆悖亂之臣也至於顏子四勿之訓此蓋聖賢心學之大有未易言彼其自謂能知則譬之越南冀北孰不知越之爲南而冀之爲北乎至其道里之曲折險易自非所嘗經歷莫從而識之也今以四勿詢人誠未見其有不知者及究其所

謂非禮則又莫不喑然而無以為答夫天下之事固有似禮而非禮者矣亦有似非禮而實為禮者矣其纖悉毫釐至於不可勝計使非盡格天下之物而窮天下之理則其疑似幾微之間孰能決然而無所惑哉夫於所謂非禮者既有未辯而斷欲以之勿視聽言動是亦告子之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耳其何以能克己復禮而為仁乎夫唯顏子博約之功已盡於平日而其明睿所照既已略無纖芥之疑故於事至物

來天理人欲不待擬議而已判然然後行之勇决而無疑滯此正所謂有至明以察其幾有至健以致其决者也孔門之徒自子貢之穎悟不能無疑於一貫則四勿之訓宜乎唯顏子之得聞也若夫簞瓢之樂則顏子之賢盡在於此蓋其所得之深者周子嘗令二程尋之則既知其難矣唯韓退之以爲顏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則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顧以爲哲人之細事初無所難者是蓋言其外而未究其中也蓋簞瓢

之樂其要在於窮理其功始於慎獨能窮理故能擇乎中庸而復理以為仁能慎獨故能克己不貳過而至於三月不違蓋其人欲凈盡天理流行是以內省不疚仰不愧俯不怍而心廣體胖有不知其手舞足蹈者也退之之學言誠正而弗及格致則窮理慎獨之功正其所大缺則於顏子之樂宜其得之淺矣嗟乎志伊尹之志也然後能知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也然後能知顏子之學生亦何能與於此哉

○書東齋風雨卷後

悲喜憂快之形於前初亦何常之有哉向之以爲愁苦悽鬱之鄉而今以爲樂事者有矣向之歌舞懽愉之地今過之而嘆息咨嗟泫然而泣下者有矣二者之相尋於無窮亦何以異於不能祟朝之風雨而顧執而留之於胸中無乃非達者之心歟吾覩東齋風雨之作固亦寫其一時之所感遇風止雨息而感遇之懷亦不知其所如矣而猶諷咏嗟嘆於十年之後得非類於

夢爲僕役覺而涕泣者歟夫其隱几於蓬牕之下聽芹波之春響而咏夜簷之寒聲自今言之但覺其有幽閒自得之趣殊不見其有所苦也借使東齋主人得時居顯要一旦失勢退處寂寞其感念疇昔之懷當與今日何如哉然則錄而追味之無亦將有灑然而樂廓然而忘言者矣而和者以爲眞有所苦而類爲埀楚不任之辭是又不可與言夢者而於東齋主人之意失之遠矣

○○重刻文章軌範序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人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定之謀諸方伯郭公董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

屬守仁叙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

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僞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狥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唯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

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

○竹江劉氏族譜跋

劉氏之盛散於天下其在安成者出長沙定王發今昔所傳有自來矣竹江之譜斷自竹溪翁而下不及於定王見素子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禮也夫大夫之不祖諸侯也蓋言祭也若其支系之所自則曾三桓之屬是實不可得而剪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蓋孔子之時史之闕疑者既鮮矣竹江之不及定王闕疑也可以爲譜法也已王道不明人僞滋而風俗壞上下相

周以詐人無實行家無信譜天下無信史三代以降吾觀其史若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其起伏之槪而已爾士大夫不務誠身立德而徒誇詡其先世以爲重冒昧攀緣適以絕其類亂其宗不知桀紂幽厲之出於禹湯文武而顏閔曾孟之先未始有顯者也若竹江之譜其可以爲世法也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克是心雖以復三代之淳可也且竹溪翁之後其聞於世者歷歷爾至其十一祖敬齋公而

遂以清節大顯於當代錄名臣者以首廉吏敬齋之孫南峰公又以清節文學顯德業聲光方爲天下所屬望竹江之後祖敬齋而宗南峰焉亦不一足矣况其世贒之多也而又奚必長沙之爲重也夫

○○○祭徐日仁文

嗚呼、痛哉、曰仁、吾復何言、爾言在吾耳、爾貌在吾目、爾志在吾心、吾終可奈何哉、記爾在湘中還、嘗語予以壽不能長久、予詰其故、云嘗遊衡山、夢一老瞿曇撫曰仁背、謂曰、予與顏子同德、俄而曰、亦與顏子同壽、覺而疑之、予曰、夢耳、子疑之過也、曰仁曰、此亦可奈何、但令得告疾早歸林下、冀從事於先生之教、朝有所聞、夕死可矣、嗚呼、吾以爲是固夢耳、孰謂乃今而竟如所

夢邪向之所云其果夢邪今之所傳其果真邪今之所傳亦果夢邪向之所夢亦果妄邪嗚呼痛哉曰仁嘗語予道之不明幾百年矣今幸有所見而又卒無所成不亦尤可痛乎願先生早歸陽明之麓與二三子講明斯道以誠身淑後予曰吾志也自轉官南贛即欲過家堅卧不出曰仁曰未可紛紛之議方馳先生且一行愛與二三子姑爲饘粥計先生了事而歸嗚呼孰謂曰仁而乃先止於是乎吾今縱歸陽明之麓孰

與予共此志矣二三子又且離羣而索居吾言之而孰聽之吾倡之而孰和之吾知之而孰問之吾疑之而孰思之嗚呼吾無與樂餘生矣吾已無所進曰仁之進未量也天而喪予也則喪予矣而又喪吾曰仁何哉天胡酷且烈也嗚呼痛哉朋友之中能復有知予之深信予之篤如曰仁者乎夫道之不明也由於不知不信使吾道而非邪則已矣吾道而是邪吾能無慚於人之不予知予信乎自得曰仁詐蓋㖞喟而不能

食者兩日人皆勸予食嗚呼吾有無窮之志恐一旦遂死不克就將以託之曰仁而曰仁今則已矣曰仁之志吾知之幸未即死又恐使其無成乎於是復強食嗚呼痛哉吾今無復有意於人世矣姑俟冬春之交兵革之役稍定即拂袖而歸陽明二三子苟有予從者尚與之切磋砥礪務求如平日與曰仁之所云縱舉世不以予為然者亦且樂而忘其死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耳曰仁有知其尚啓予之昏而警予之惰

嗚呼痛哉予復何言、

○○○又祭徐曰仁文

嗚呼曰仁、別我而逝兮、十年于今、葬茲丘兮、宿草幾青、我思君兮、一來尋林、木拱兮山日深、君不見兮、窅嵯峨之雲岑、四方之英賢兮日來臻、君獨胡爲兮、與鶴飛而猿吟、憶麗澤兮欷歔、奠椒醑兮松之陰、良知之說兮、聞不聞、道無間於隱顯兮、豈幽明而異心、我歌白雲兮、誰同此音

○○○祭楊士鳴文

嗚呼士鳴、吾見其進也、而遽見其止邪、往年士德之歿、吾巳謂天道之無知矣、今而士鳴又相繼以逝、吾安所歸咎乎、嗚呼痛哉、忠信明睿之資、一郡一邑之中、不能一二見、而顧萃於一家之兄弟、又皆與聞斯道、以承千載之絕學、此豈出於偶然者、固宜使之得志大行、發聖學之光輝、翼斯文於悠遠、而乃栽培長養、則若彼其艱而傾覆摧折、又如此其易、其果出於偶然、倏聚

倏散而天亦畧無主宰於其間邪嗚呼痛哉潮郡在南海之涯一郡耳一郡之中有薛氏之兄弟子姪既足盛矣而又有士鳴之昆季其餘聰明特達毅然任道之器後先頡頏而起者以數十其山川靈秀之氣殆不能若是其淑且厚則亦宜有盈虛消息於其間矣乎士鳴兄弟雖皆中道而逝然今海內善類孰不知南海之濱有楊士德士鳴者為成德之士如麒麟瑞鳳爭一睹之為快因而向風興起者比比則士鳴昆季

之生其潛啟默相以有績於斯道豈其微哉彼黃馘稿幾與草木同腐者又何可勝數求如士嗚昆季一日之生以死又安可得乎

嗚呼道無生死無去來士嗚則既聞道矣其生也奚以喜其死也奚以悲獨吾黨之失助而未及見斯道之大行也則吾亦安能以無一慟乎

嗚呼痛哉

○○○答方叔賢

昨見邸報知西樵兀厓皆有舉賢之疏此誠士君子立朝之盛節若干年無此事矣深用歎服但與名其間却有一二未曉者此恐鄙人淺陋未能知人之故然此乃天下治亂盛衰所繫君子小人進退存亡之機不可以不愼也此事譬之餋蠶但襍一爛蠶於其中則一筐好蠶盡爲所壞矣凡薦賢於朝與自已用人又自不同自已用人權度在我故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

器使若以賢才薦之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耆术之間而進之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僕非不樂二公有此盛舉正恐異日或爲此舉之累故輙叨叨當不以爲罪也思田事貴鄉往來人當能道其詳俗諺所謂生事事生此類是矣今其事體既已壞盡欲以無事處之要已不能只求減省一

分則地方亦可減省一分勞擾耳鄙見畧具奏內深知大拂喜事者之心然欲殺數千無罪之人以求成一己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齋奏人去凡百望指示之冊次草草未盡鄙懷千萬鑒恕